

保守势力崛起，日本政治加速右移

主笔 赵世峰

右翼保守势力得势

从各政党选后所获席位数可以看出，保守派及偏右翼政党的议席普遍增加，自由派及偏左翼的政党则或持平或下滑。

在政治光谱偏右的政党中，日本维新会增加1席，保守党新增2席，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则分别大幅增加13席。相反，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均维持原有席位数，公明党减少6席，日本共产党减少4席。千叶大学政治学教授水岛治郎表示：“自民党与立宪民主党这两大势力，已完全无法承接年轻和中年选民的诉求。在中年以下人群中，‘两大政党’已不复存在。”

执政党失去的选票并未被几大在野党瓜分，而是流向了保守右翼政党。其中，成立仅5年的极右翼政党参政党的席位数由选前的2个飙升至15个，令人刮目相看。

参政党在这次选举中的政治主张体现出浓厚的保守主义和排外色彩。该党喊出“日本人优先”，反对全球化，要求减税、限制外国人投资，并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修正主义立场，该党支持的新宪法草案包括要求构建“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推行“自尊史观教育”等内容，让人联想到二战前的类似表述。

参政党党首神谷宗市最早是大阪府吹田市议员，2012年作为自民党候选人参选国会众议员，但最终落选。2020年他成立参政党，并在2022年当选国会参议员。该党在2024年众议院选举中获得3个议席，今年6月有1名参议员转投该党。此外，该党还有150名地方议员。

此次参议院选举中，参政党在全国45个选区推出候选人，加上10名比例代表候选人，总计55人参选，原计划赢得20个席位。最终，该党斩获14个议席，加上原有的1个非改选议席，议席总数为15个，达到在参议院独立提出不涉及预算的法案所需11个议席的门槛，政治存在感大幅增强。

日本7月20日举行参议院选举，由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丧失参议院过半数议席，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首次在国会众、参两院都未能取得过半数席位。与此同时，以参政党等为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的席位数得到大幅提升，反映出日本的政治光谱正在加速右移。



7月13日，在日本千叶县，参政党党首神谷宗市(中)在街头演说活动后接受媒体采访。新华社发

自民党基本盘流失

外界分析自民党败选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导致自民党去年众议院选举大败的派系“黑金”丑闻影响仍未消除。共同社认为，自民党在未澄清丑闻真相的情况下，放弃了企业和团体捐款改革，民众的不信任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

二是连年物价上涨导致民众生活困顿，而执政党没能提出有效办法。此次竞选期间，自民党和公明党提出的向全民每人发放2万日元(100日元约合4.89元人民币)现金的措施未能吸引选民。自民党干事长森山裕20日在东京电视台的节目

中称，围绕物价上涨对策的说明不充分，是导致议席数大减的原因。

此外，自民党的保守派选民大量流失，也是不得不提的一个因素。保守派选民本是自民党的票仓，但在安倍晋三下台和遇刺身亡后，自民党政府的保守色彩减弱，甚至排除保守派的阻力通过了一些法案，令其核心支持群体感到不满，认为“自民党已经不能被称为保守政党了”。东京广播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参政党的支持者中，有多达97%的人认为“现在的自民党比起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更差了”。

参政党提出的“日本人优先”，让这些不满自民党现状的选民想起安倍晋三

主张的“夺回日本”，进而转投参政党。据共同社报道，曾经支持自民党的埼玉县一名商户表示，“并不认为参政党有掌管政权的能力，也并不是对其所有政策都表示支持。参政党不过是改变自民党的工具而已。”

极端言论笼络人心

在日本民众经济获得感普遍下降的背景下，参政党鼓吹“全球化”致贫日本人，借助“日本人优先”等排外主张，通过社交媒体不断放大“不安”和“被边缘化”等情绪，吸引了大量不满现状的选民。

过去一个月，日本社交媒体上有关外国人的帖文数量多达119万条，排在所有选举话题的首位，甚至超过了普通民众最关心的物价、年金等关键词。这些言论中，既有不少民众抱怨外国游客大量消费抬高物价、导致公共交通拥挤等内容，也有诸如政府在奖学金、社保补助等方面优待外国人等不实消息。

参政党蛊惑人心的排外言论，绝大多数缺乏依据。比如，所谓“外国人威胁治安”的说法就是典型的以偏概全、信息误导。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数据表明，过去30年在日外国人总数从130万增加到370万，但同期外国人的刑事犯罪人数从2005年的1.4万人下降到去年的9700多人。日本2024年版《犯罪白皮书》显示，外国人起诉率比社会平均值高出4.2个百分点，也根本不存在什么“特殊优待”。

所谓“外国劳工抢占日本人工作岗位、拉低日本人工资”的说法更站不住脚。在日外国人从事的大多是年龄和学历门槛较低的技能型工作，是日本人不愿意干的工作。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数据统计，在日外国人月均工资是24.2万日元，技能实习生的月薪只有18万日元，而日本人的月均工资是33万日元。

日本要解决经济停滞、收入下降等问题，需要长期的发展战略以及从根本上解决少子化等难题，而不是把社会问题“甩锅”给外国人。

(下转A15版)

法德领导人先后到访伦敦“绝非巧合”

主笔 赵恩霆

继本月上旬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后，前不久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到访伦敦唐宁街10号。而且，默克尔直言这两次仅相隔一周的访问“绝非巧合”，德法英在外交、经济、安全和移民政策上的立场正在趋同。

在默克尔口中，德法英三国被称为“欧洲三巨头”。马克龙在7月8日至10日访问伦敦，这既是法国国家元首时隔17年再次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英国正式“脱欧”后到访的首位欧盟国家领导人。默克尔在7月17日访问伦敦，这是她就任德国总理后首次访英。

法德领导人的英国之行均达成了标志性协定，即英法之间的《诺斯伍德宣言》，首次明确将就各自独立的核威慑力量进行协调；英德之间签署《肯辛顿条约》，涵盖安全、防务、移民、经济和开放社会五大领域，将塑造双方未来数十年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英德《肯辛顿条约》还涉及一项承诺，即在对方遭武装攻击时相互提供包括军事在内的援助。英国和德国同为北约成员，在《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共同防御条款的背景下，英德

仍在新签条约中强调“战时相互援助”，显然是对北约相关承诺“极不放心”。

换句话说，这种不放心就是对“美国安全保障”失去信心。美国特朗普政府今年1月上台以来，多次表示将减少对欧洲的安全承诺。

今年2月，美防长赫格塞思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会议和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期间，宣称确保欧洲安全已经不是美国的首要任务，他要求欧洲盟国承担起欧洲防务的主要责任，并且应在未来对乌克兰的援助中承担“大头”。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万斯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时表示，欧洲必须大力加强自身防御，并且应该承担军援乌克兰的“绝大部分资金”。

美国态度的转变并不突然，特朗普第一任期伊始就公开抱怨欧洲盟国在安保方面占美国的便宜，要求北约成员提高军费占GDP的比重。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延续了此前的基调，只不过表达得更加直白和彻底，并且进一步要求北约成员将军费占比提高到5%。

正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马克龙公开表示北约已经“脑死亡”，指责盟友之间缺乏战略沟通。他与特朗普的私人关

系也急转直下，法国喊出欧洲应该“战略自主”，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其在北约共同防御承诺方面含糊其辞，绕开欧洲单独与俄罗斯改善关系、推动俄乌和谈等行动，让欧洲在安全上的危机感加深。

今年以来，马克龙多次提及法国核力量的“延伸威慑”问题，即通过向欧洲盟友部署可搭载核武器的作战平台来提供“核保护伞”。默克尔也曾提出过法英两国将其“核保护伞”延伸到德国的想法。马克龙伦敦之行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与英国首相斯塔默明确两国将一同撑起“核保护伞”。

从英国开启“脱欧”进程到正式“脱欧”，以法德为首的欧盟与英国的关系波折不断。今年5月，英欧领导人在伦敦举行英国正式“脱欧”以来的首次峰会，开启了双方关系的新阶段。曾经对英国“脱欧”态度强硬的法国，如今也重启法英关系。

即便斯塔默属于进步左翼，而默克尔属于保守右翼，但这并未妨碍英德关系重置。去年10月，英德两国防长就签署了《三位一体防御协议》，为此次达成《肯辛顿条约》打下了基础。马克龙、默克尔先后访问伦敦之后，马克龙于23日访德，法德还将于今年8月底举行两国政府联席会议。法德

政府联席会议始于2003年，由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共同倡议召开。

就在英法德这三个欧洲大国重新抱团之际，美军一架C-17重型运输机被爆于7月中旬从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存放核武器的加德兰空军基地飞抵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拉肯希斯空军基地。这一最新动向被认为是美国重新将空基核武器部署至英国，且很可能是新型B61-12核弹。此前，美国曾在2008年撤回部署在这个基地的核武器。

特朗普似乎欲借此举来打消欧洲盟国对美国安全承诺的担忧，同时也是对法国欲取代美国向欧洲盟友提供“核保护伞”的回应。尽管如此，美国在北约框架下的言行，尤其是涉乌克兰问题的行动，已经在北约内部制造了分裂。

针对美国提出的“重新武装乌克兰”计划——美国将通过北约军援乌克兰，北约向美方支付这些武器的费用，法国、意大利、波兰、捷克、匈牙利五国已公开表示拒绝。不难看出，从北约成员军费占比到军援乌克兰，再到反复无常的关税问题，特朗普处处想的都是“稳赚不赔”，欧洲盟国也不得不因此重新定位欧美关系。